

自有衡鑑非卑職所敢知若夫軍器火藥支
動官銀委一能幹哨官督理之有餘矣

養馬議

張岳知府

看得養馬之法本欲爲民省費但本府地方
山林隔阻驛道寫遠多者百餘里馬力有限
況答應驛道多駑駘下乘加以芻秣不時公
差使客迫逐程途無暇顧惜不過數月必無
全馬所以從前應付只是僱覓私馬非私馬
之力爲能耐於官馬也養之有至與不至用

之有節與不節爾此養馬之法斷乎難行又查自嘉靖十四年冬季起至十五年秋季止還珠等四驛用過僱馬銀兩若干比之原議買馬草料草夫之費不及若干如僱馬費多養馬費少自當從其省者今養馬反費僱馬反省豈可去省而就費則養馬之法非但難行亦不必行矣

優恤軍丁議

昌應會

同知

廉州衛原額旗軍七千三百三十名舍八家

人餘丁一千五百三十五名今食糧見伍之
軍不滿一千耗減一至於此而見存者又皆
孱弱無用之人緩急皆不足恃遂至招募勇
兵打手等役以備戰守而招募之兵又皆以
一人而兼軍三之食其爲耗蠹公帑甚矣且
一歲之間有辦料之軍五十九名而又終年
公費皆取給於賣軍是見伍之軍而且食糧
之額又減也額減則伍闕遂至括取軍戶所
有之下以備差操守城之數謂之餘丁是舉

族皆軍也而餘丁者悉又操縱于餘丁總甲之手恣其隱蔽賣放曾莫之問貧者苦役富者樂閑蓋其積弊非一日矣爲今之計合無將軍戶門逐一查點其見伍旗軍如果羸弱不堪必選其家之壯健者頂補不許任其以房次輪役仍查一軍一餘之例每軍一名卽選其家餘丁中壯健一人令其聽繼軍伍同正軍操練以供戍守之役其餘軍丁除未出幼及年滿六十以上者悉令該衛掌印官盡

報入冊每年餘丁一名止令其納銀四錢免其差役俾得自爲衣食之圖掌印官刻期徵收貯庫以爲造辦料銀及一應公費仍以支用過數目置立循環繳報本道如此則常需有所自出辦料之軍皆可盡數抽出以充守城之用餘衆之丁更得以免守城占役之苦况將繼伍餘丁加以訓練俟其可用卽將招募客兵減省以其工食而量給之則土著皆精銳之兵警急有腹心之助其于客兵有烏

合之輩冗食無名之費利害不亦較然者哉

備關到府申詳道院批允立
石衛堂永照隆慶二年八月

分轄議

趙可懷

海北兵巡

畧曰廉州轄州一縣二東一百餘里卽廣西博白地插入合浦之間廣東開建縣雖屬肇實梧之接壤臣以開建宜轄於梧而博白宜轄於廉然以博屬廉非獨廉之利也博去梧陸行六七日至廉僅二日由梧遡流至博十餘日廉至博三日此地利之便也合浦至石

城息安中間博白之界數十里奸民嘯聚伏
路截徑商旅驚心官司捕緝不能越境其梗
道之害又如博白人比合浦多強悍往往
刦掠一越境無得詰問况挾私仇以報復懇
上司以抵飾每稱廉人禍已雖郡縣吏亦付
之無可奈何臣閱審錄內事多連博勾攝公
文十無一繳所產穀食多於合浦合浦所產
魚鹽陶冶嘗轉貿博白博吏以過糴爲利藪
以魚鹽爲壟斷若屬之廉於民便於政和也

議未果行郡人鍾振建邑議廉州高橋以東雷州洪山堡以西被石城縣一樓之地深入二境之間徑抵海墘往年盜賊猖獗據有牛路港以爲巢穴咸仰給石城之民潛與交通貿易糧食而石城之西合浦之東北又爲博白縣境如青頭營洗米江樵村曹村等處久爲逋逃淵藪催科勾攝莫敢嚮邇時出盜竊牛馬刦掠商旅交海寇爲聲援愚謂雷廉之不靖石城博白爲之祟也往時知府張岳議欲遷博白縣于白沙江不果而巡按姚虞嶺海圖叙亦云以肇慶府之開建縣易博白在梧肇不爲損而在廉則甚利信如二公之說固亦通方之論然取彼與此勢難猝行嘗考之山川稽之衆論莫若於息安以西海川以東擇適中便利之所創建一縣割合浦之海岸新興與忠三鄉與之而石城博白二境之地錯于雷廉之間先爲寇盜潛萌出沒之衝者悉相其山川別其封域割以碑之務使

雷廉之界截然齊一而隔別縣境不得以參入其間則雖土廣人稀僅足五六里或七八里亦可以縣而以息安驛附焉或曰冬浦小弱僅二十餘里割之將益弱奈何曰合浦之東負山海之饒而人不能盡其利益地有遺利人有遺力莫此甚焉墾之則饒而議建之地負大廉而面溟渤山多良材海富魚鹽其田地又極膏腴誠得良令長于其間撫循而休養之二十年生息又何小之足憂乎不宜使石城博白一線之地當中限斷以爲我海北腹心之疾苟安者無遠慮是宜有待于後人也

兼轄議

鄭抱素 知府

看得廉陽郡邑僻在邊隅寥寥村落南濱大海餘則盡接粵西界土矣山多路險寇盜易

潛動輒嘯黨幾百突刦鄉村欲報聞則越日
散去無踪欲搜剿又恐生事啟釁惟是來則
禦之去不窮追而已蓋緣兩省交界之地廉
兇西賊相通狡兔多窟東擊則西遁陽索則
陰藏越省緝捕拘于明禁卽緝矣解矣而中
道奪去者比比皆由州縣之節制不加臂指
之相使不應又何怪各賊之狼奔豕突若蹈
無人境耶比照湖廣江西陝西貴州福建各
道與本省惠潮道兼制事例乞將廉道兼制